

# 卷四

錦香亭卷之一



古吳 素菴主人編  
茂苑 種花小史閱



第一回

鍾景期三場飛兔頰

詞曰。花繁皇都春早。紛々覓翠尋芳。画橋烟柳鶯與燕爭忙。一望

李白東風暖。滿目韶光。鞦韆架佳人笑語。隱々出雕墻。○王

樂處金鞍銀勒。王羈瑤觴。漸酒酣歌竟。重過橫塘。更有題花

人輩。仔細端相。魂消處。樓頭月上。歸去馬蹄香。

右調滿庭芳

長安富貴的光景。長安是歷來帝王建都之地。秦曰咸陽。

書名 錦香亭十六回 清愛蓮齋刊本  
撰者 清素庵主人 輯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80  
編號 D8662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2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8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錦香亭十六回 清愛蓮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錦香亭

四

双紅堂  
小説  
80(4)

錦香亭卷之四

第十三回

葛太古入川迎聖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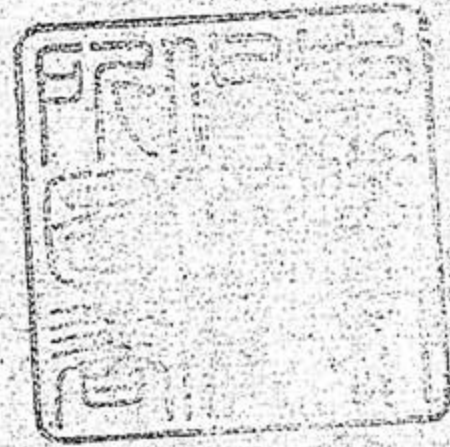
詩曰。塞下霜歸滿地黃。

好知一夜秦關夢。

相思盡處已無腸。

軟語商量到故鄉。

話說安慶緒同楊朝宗領了安祿山旨意。來到潼關外巡視。却被郭子儀差先鋒僕固懷恩領驍卒五千。夜襲潼關。絕了安慶緒的歸路。慶緒朝宗不敢交戰。只得引兵望東而來。却往各鄉鎮去打糧。騷擾。擄得各處人民逃散。村落荒殘。是日見一隊男女奔走。縱兵趕來。將明霞妙香等一行人冲散。妙香與碧秋自回靜室。明霞與衛嫗隨着眾人望山谷中而逃。慶緒



科 2017

4

大叫道。前面有好些婦女。你們快上前擒擄衆兵的喊一聲。正欲向前追趕。忽見孫孝哲一騎馬飛也似跑將來。叫道。千歲爺住馬。小將有機將事來報知。慶緒忙回馬來。孝哲在馬上欠身道。甲冑在身。且又事情急迫。恕小將不下馬。行礼了。慶緒道。你為什麼事。這般慌張。孝哲叱退軍士。低稟道。主上自從斬了雷海清之後。終日心神恍惚。常見海清站在面前。一雙眼睛竟昏了。不想李猪兒在東京回來。脩說郭子儀並無西攻之意。主上放心。且因歡樂。主上听了那廝的話。晝夜酣飲。淫慾無度。前夜三更時分。李猪兒在宮中乘主上熟睡。將刀戳破肚腹。肝腸盡吐出來。被地割了首級。賺開城門。投往郭子儀軍中去了。慶緒听罷。大驚道。有這等事。我們快回去。保守長安。孫孝哲道。長安回去不得了。慶緒道。為何呢。孝哲

道。李猪兒這廝殺了主上。倒蘸血大書壁上。寫着安慶緒遣李猪兒殺安祿山于此。虜十四個大字。史思明只道真是千歲爺差來的。竟要點兵來與千歲爺廝殺。虧得尹子奇知是詭計。與他再三辨白。他還未信。如今尹子奇統領大兵。離了長安來保護千歲。差小將先來報知。慶緒道。既如此。等尹子奇來了。再做理会。不一時。那尹子奇的兵馬趕到。只見子奇當先叫道。千歲爺還不快走。唐兵隨後殺來了。慶緒大驚道。如今投何處去好。子奇道。史思明那廝假公濟私。頗有二心。長安是去不得了。聞得范陽尚未被李光弼攻破。彼處糧草尚多。可回范陽去罷。慶緒道。有理。便同尹子奇孫孝哲楊朝宗領兵望北而走。不上五十里。望見塵頭起處。唐朝郭子儀大兵漫山遍野。殺到軍中。太白旗上掛着安祿山的首級。那軍兵一個

個利刃大刀。長鎗勁弩。勇不可當。這批賊兵聽見郭子儀三字。頭腦已先疼痛。那個還敢交鋒。一心只顧逃走。唐兵掩殺前去。安慶緒大敗。連夜奔回范陽去了。郭子儀收兵轉來。進取西京。直抵長安城下。城內史思明聞報。暗自想道。那郭子儀是惹他不得的。當初我衆彼寡。尚然殺他不過。我如今孤軍在此。怎生抵敵他。不如原去修好安慶緒。與他合兵。同回范陽。再圖後舉。計較已定。便在宮中搜刮了許多金珠寶貝。玩好珍奇。併歌兒舞女。裝起車輒。分付軍士一齊出了玄武門。望北而去。郭子儀不去追思。明乘勢奪門而入。下令秋毫無犯。出榜安民。百姓安堵如故。子儀便札營房。教軍士將府庫倉廩盡皆封鎖。又教其放獄中淹禁囚徒。李猪兒道。有陰陽會判葛太古。原任御史大夫。因安祿山造反。他罵賊不屈。被他監禁。

後來安慶緒。又將他帶到長安。現在刑部獄中。節度公速放他出來相見。郭子儀道。不是公上說起。幾乎忠了這個忠臣。一面着將官去請。一面教李猪兒到官中。點視猪兒領命去了。將官到獄裡。請葛太古來。到營中。子儀接着叙禮坐定。太古道。學生被陷囹圄。自分必死。賊人之手。不期復見天日。皆節度公再造之恩也。子儀道。老先生砥柱中流。實為難得。目今大駕西狩。都中並沒一個唐家舊臣。學生又是武夫。不諳政務。凡事全仗老先生調護。老先生可權署原任御史職銜。不日學生題請實授。便了說罷。分付軍士取冠帶過來。與葛太古換了太古道。節度公恢復神京。速當舉行大義。以慰臣民之望。子儀道。不知當舉行何事。太古道。今聖上在靈武。上皇在成都。須急草露布。差人報捷。所宜行者一也。聖駕蒙塵。朝廷無王。

當設上皇聖上龍位。在于乾元殿中。率領諸將朝賀。所宜行者二也。唐家九廟。壇壝先帝久已不安。我等當詣太廟祭謁。所宜行者三也。移檄附賊各郡。令歸正朔。所宜行者四也。賑濟难民。犒賞士卒。所宜行者五也。遣使迎請二聖還都。所宜行者六也。凡此六事。願明公急之。舉行之。子儀道。丞領大教。連此教幕。實寫起報捷奏章。差將官連夜往成都靈武二處去報了。是晚留太古在營中安歇。明早領了諸將。同入乾元殿。擺列龍亭香案。朝賀出朝。就到太廟中來。子儀太古等進去。只見廟中通供着安祿山的祖宗。僭稱偽號的牌位。子儀大怒。親自拔劍。將牌位劈得粉碎。令人拿去。撇在糞坑內。重新立起大唐太祖太宗神主。庭外豎起長竿。將安祿山頭顱高挑。起安排祭禮。子儀主爵。太古陪祭。諸將隨後行礼。萬民觀者無

不踴躍。祭畢出廟。太古向子儀道。學生久不歸私家。今日暫別。節度公。回去拜慰了祖先。再到營中聽教。子儀應允。太古乘馬。迤回錦里坊舊居來。那十八個家人也俱放出獄了。俱來隨着太古。行到自己門首。見門也不封鎖。門牆東倒西歪。不成模樣。太古進去。先到家廟中拜了。然後到堂中坐定。叫家人去尋看家的毛老兒來。家人四散尋了半日。方來。毛老兒叩頭稟道。小的在此看家。不期被賊兵占住。把小的趕在外面居住。因此不知老爺回來。太古听了長嘆一聲。拂衣進內。先至園中一看。但見

花瘦艸肥。蛛多蝶少。寂寥蕉綠。並無鶴跡。印蒼苔。零落梧黃。惟有蠅  
延盈粉壁。止餘松檜色。菊芬半窅。掩映不見。芝蘭香馥。郁三迳荒蕪。  
亭榭歌傾。塵滿昔時筆。視樓臺冷落。香消舊日琴書。

太古見了這光景。心裡悽然。忽想起明霞女兒不見在眼前。不覺紛紛墮淚。思量他在范陽署中。據家人下監時節。說安慶緒打入衙內。已見我女兒。我想那賊心懷不良。此女素知禮義。必不肯從賊。一向杳無信息。不知生死如何。心裡想着。恰好走到明霞卧房門首。依稀還道是他。坐在房中。推進門時。却又不見。便坐在一把灰塵椅子上。放聲大哭。了一會。有家人進來。報道太監李猪兒來拜太古。心緒不佳。欲待不見。又想他向在范陽。必知彼處事情。問我女兒消息也好。遂起身出外。接着李猪兒。施禮分賓主坐下。猪兒道。老先生為何面上有些淚痕。太古道。老夫有一小女。向在范陽。不知他下落。今日回來到他卧房中。見室迹人。因此傷感。猪兒道。老先生還不曉得麼。今變已清節而亡了。太古忙問道。公。那裡知

道。猪兒道。安慶緒那厮見了令愛。要搶入官中。令愛守正不從。那厮將令愛交付。喏家領回。教喏勸他從順。那晚適值喏家輪該巡城。出外去了。令愛就在喏衙內觸堦而死。喏已將他盛殮。葬在城南空地了。太古聽罷。哭倒在椅上。死去活來。猪兒勸慰了一番。作別而去。太古在家。哭了一夜。明日絕早。郭子儀請入營中議事。子儀道。迎接聖駕。最是要緊。此行非大臣不可。我今撥軍三百名。隨李內監到靈武去迎聖上。再撥軍三百名。隨葛老先生往成都迎上皇。即日起身。不可遲延。就治酒與太古猪兒餞行。又各送盤纏銀二百兩。太古猪兒辭別了子儀。各去整頓行裝。領了軍士。同出都門。李猪兒往靈武去了。葛太古取路投西川行去。經過了些巉嶇棧道。平曠郊原。早到扶風郡界上。遠望見旌旗戈戟。簇人馬前來。太古

忙着人打聽回報。說是行營統制鍾景期領三千鉄騎替上皇打頭站的。太古忙叫軍士屯在路旁。差人去通報。看官你道鍾景期如何這般顯耀。原來景期在石泉堡做司戶。與雷天然住在衙門裡。甚是清閑。那雷天然雖是婦人。最喜談兵說劍。平日與景期講論韜畧。十分相得。恰值安祿山之亂。上皇避難入蜀。車駕由石泉堡經過。景期出去迎駕。上皇見了景期。追悔當日不早用忠言。以致今日之禍。因此特拔為翰林學士。彼時羽林軍怨望朝廷。多有不遵紀律的。景期上了收兵要畧一疏。上皇大喜。就命兼領行營統制。護駕而行。景期遂帶了雷天然。隨駕至成都。開時會着高力士。說起當初劾奏權奸時節。都虧虢國夫人在內周旋。得心保全性命。如今不曾隨駕到來。不知安否如何。景期聽了。甚感激他的恩德。他的

情又想起葛明霞一段姻緣。便長吁短嘆。有時泣下。雷天然不住的寬慰。不在話下。後來郭子儀收復兩京的捷音。飛報到成都。上皇聞知。就命駕回都。令景期為前部先行。景期備了一輛毡車。與雷天然乘坐。帶着馮元勇兒。領兵起身。一路裡想着明霞。見那些鳥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他傷感。是日正行到扶風驛。前見路旁跪着軍士。高聲稟道。御史大夫葛太古特來迎接。太上皇聖駕有名帖。拜上老爺。馮元下馬接了帖兒。稟知鍾景期。景期大喜。暗道。不期迎駕官是葛太古。今日在此相遇。不惟可知明霞的音耗。益且婚姻之事可成矣。便劄住人馬。就進扶風驛裡。暫歇。教請葛太古相見。太古進驛來。與景期施禮坐下。景期道。老先生山斗望隆。學生望風懷想久矣。今日得瞻雅範。足慰鄙衷。太古道。老夫德薄緣慳。流離



瑣尾上不能匡國。下不能保家。有何足齒。景期聽了。下不能保家。這句話。心上疑惑。便道。不敢動問。聞得老先生有一位令愛。不知向來無恙否。太古愀然道。若提起小女。令人寸腸欲斷。景期道。却是為何。太古道。老夫止生此女。最所鍾愛。不期舊年一物故。景期驚道。令愛得何病而亡。太古哭道。並非得病。乃是死于非命的。景期忙問道。為着何事。乞道其詳。太古便先將自己罵賊被監的話兒說了。又將李猪兒傳來的明霞撞死緣由。自始至終說了一遍。景期聽了一則。是忍不住心酸。二則也忘懷了。竟悼下淚來。太古道。學士公素昧平生。為何墮淚。景期道。不瞞老先生說。學生未徼倖時。便作一痴想。要娶佳人為配。遍訪並無。向聞令愛小姐。才貌兩全。不覺私心竊慕。自愧鯁生寒陋。不敢仰扳。到後來幸博一第。即欲遣媒奉叩。

不想老先生被貶范陽去了。學生又忤權奸。亦遭謫譴。自嘆良緣不就。南北參商。怨恨愁情。與日俱積。今護聖駕回朝。便思前愿可酬。適聞老先生到來。以為有緣千里相逢。姻事一言可定。那知令愛已香返雲歸。月埋烟冷。想我這等薄福書生。命中不該有佳人為偶。說完了這番心事。索性倒哭他一場。太古哭道。學士公才情俊逸。若得坦腹東床。老夫晚景堪娛。不想小女遭此不幸。不是你沒福娶我女兒。還是我沒福招你這樣快婿。二人正說得苦楚。陛下將士稟道。上皇銮駕已到百里外了。太古忙起身別了景期。上前迎接去了。景期也出驛門。領兵前進。在馬上不勝悲傷。行了二十多日。早到西京。那靈武聖駕已先回朝了。景期入城。尋個寓所。將雷天然安頓停當。寓中自有馮元勇兒伏侍。次早景期入朝。參賀天子。一時

文武有李泌。杜鴻漸。房瑄。裴冕。李勉。郭子儀。僕固懷恩。李猪兒等。侍立丹墀。景期隨班行礼。朝罷出來。就去拜望李泌。郭子儀等。又差人尋訪虢國夫人。下落思量。再圖一見。誰想各處訪問。並無踪跡。景期惟有歎嘆。息隔了幾日。上皇已到。天子率領文武臣僚。出廓迎接。彼時護駕的是陳元禮。李白。杜甫。葛太古。高力士等。隨着上皇入城。上皇分付車駕。幸與慶宮住下。天子隨率群臣朝拜。設宴在宮中慶賀。次日早朝。召群臣直到殿前。降下聖旨。封李泌為鄴王。拜左丞相。郭子儀為汾陽王。拜右丞相。杜鴻漸為司徒。房瑄為司空。裴冕為中書令。李白為翰林學士。鍾景期為兵部尚書。杜甫為工部侍郎。葛太古為御史中丞。李勉為監察御史。陳元禮為太尉。僕固懷恩為驃騎大將軍。郭晞為羽林大將軍。郭暖為駙馬都尉。尚昇

平公主李光弼加封護國大將軍。領山南東道節度使。俱各榮封三代文官。蔭一子為五經博士。武官蔭一子為金吾指揮。又授高力士為掌印司禮監。李猪兒為尚衣監。其餘文武各官。各加一級。大赦天下。階下百官。齊山呼萬歲。叩頭謝恩。天子又降旨道。李林甫欺君誤國。縱賊謀反。雖伏冥誅。未彰國法。着僕固懷恩前去掘起林甫塚墓。斬截其屍。梟首示衆。僕固懷恩領旨去了。班中閃出鍾景期。上殿奏道。陛下英明神武。為天地祖宗之靈。得以掃蕩妖氣。克復神器。彼權奸罪惡滔天。死後固當梟首。而目今靖難諸臣。亦宜追贈謚號。以廣聖恩。天子聞言道。卿言甚合朕意。可將死難諸臣。開列姓名。陳奏。朕當酌議褒封。景期謝恩。領旨退班。天子退朝。各官俱散。止有鍾景期與李泌。郭子儀。葛太古。在議政堂。將前後死節忠臣。

金瓶梅  
卷四  
一、開明事實以陳御覽。早見高力士捧出聖旨一道。追封張巡為東平王。許遠為淮南王。南霽雲為彰義侯。雷萬春為威烈侯。勅建張許雙忠廟。春秋享祭。以南雷二將配享。追贈張巡妾吳氏為靖節夫人。許義僮為驍騎都尉。又有原任常山太守顏果卿。贈太子太保。原任梨園典樂郎雷海清。贈太常卿。葛明霞。封純靜夫人。各贈龍鳳官誥。共賜御祭一壇。委郭子儀主祭。子儀奉旨自去。安排祭奠。少頃又有聖旨命御史葛太古領東京安撫使。踏勘地方有被賊兵殘破去處。奏請蠲租。有失業流民。即招撫復業。即日辭朝赴任。又命兵部尚書鍾景期領河北經畧使。統領大兵十萬。進征安慶緒。旨意下了。景期忙回寓所。向天然說道。聖上命我討安慶緒。不日起行。不知二夫人意下。還是隨往軍中。還是待我平賊之後。前來迎

接你。雷天然道。妾身以叔俱死。賊手恨不得手。及逆奴以雪不共戴天之仇。奈女流弱質。不能如願。今幸相公上承天威。揮戈秉鉞。妾願隨侍帷幄。參贊軍机。景期道。如此甚妙。正說話間。馮元進來稟道。御史葛老翁來辭行。景期忙出接見。太古道。老夫凜奉天旨。不敢延遲。即日就道。特來告辭。景期道。東京百姓。久罹水火。專望老先生急解倒懸。正宜速去。學生還要點軍馬。聚糧草。尚有數日耽擱。不能與老先生同行。殊為快。太古道。足下旌旄北上。必過洛陽。願枉道賜顧。少慰鄙懷。景期道。若到貴治。自然晉謁。今日敢屈台駕。待學生治酒奉餞。太古道。王事靡盬。盛情心醉矣。就此拜別。再圖後會。二人拜別起身。景期也上馬來送。直到十里長亭。揮淚分手。景期自回。太古望東京進發。不知此去做出什麼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郭汾陽建院蓄歌姬

詩曰芭蕉分綠上牕紗。

日正長時春夢短。

暗度流年感物華。

覺來紅日又西斜。

話說御史中丞葛太古奉旨安撫東京。走馬赴任。星夜趲行。早有衙役前來迎接。來到東京上任。那些行香拜客的常套。不消說得。三日之後。就要前往各處鄉鎮山村。親自踏勘拋荒田土。招諭失業流民。有書吏稟道。老爺公出。要用多少人夫。求預先分付。好行牌拘喚。併齊集跟隨人役。再着各處整脩公館鋪陳。以便伺候。太古道。百姓遭兵火之餘。困苦已極。若多帶人役。責令地方。脩鋪陳公館。這不叫做撫民。反去擾民了。今一槩不許

行牌。止跟隨書吏一名。門子一名。承差二名。皂隸四名。本院鋪蓋用一頭小驢馱載。隨路借寺院歇宿。至於盤費。本院自帶俸銀。給與你們買糶柴米。借灶炊煮。不許擅動民間一針一草。如違定行處死。書吏領命而行。太古匹馬領着衙役出城。到各鄉村去踏勘。了幾處。是日來到華陰山下。見一座小小菴院。半開半掩。太古問道。這是什麼菴院。承差稟道。是慈航靜室。太古道。看來倒也潔靜。可就此歇馬暫息。遂下馬。分付衙役停在外廂。自己走進山門。到佛堂中禮佛。裡面妙香忙出來接見。向前稽首。太古回了一禮。定睛一看。驚問道。你這姑。好像與虢國夫人一般模樣。妙香道。貧尼正是不知大人如何認得。太古道。下官當時值宿禁門。常見夫人出入宮闈。况又同里近隣。如何不認得。妙香道。請問大人尊姓所居何職。

太古道。下官御史中丞。寫太古奉旨安撫此地。所以到此。妙香道。阿呀。可惜。大人若早來三個月。便與令愛相逢了。太古道。姑。說那個的令愛。妙香道。就是大人的令愛。明霞小姐。太古道。小女已在范陽死節。那裡又有一個妙香道。原來大人誤聞訃音了。令愛原未曾死。百日以前。逃難到小菴。住了幾日。因避亂兵。在山路裡失散了。如今不知去向。太古道。姑。這話甚是荒唐。小女既經來此。如何又不見了。妙香道。大人若不信。現有同行女伴。衛碧秋在此。待我叫他出來。大人親自問他。便到裡邊。叫碧秋出來。碧秋上前相見。太古命妙香碧秋坐了。問道。向聞小女棄世。有李豬兒親口說。已將他埋葬。適纔姑。又說同小娘子避難到此。教人委決不下。小娘子可細。說與我知道。碧秋便說。紅干如何代死。自己如何賺

開城門與母親衛嫗如何一齊逃難。來到菴中。又如何失散。連母親也不知消息。說到此處。不覺淚下。太古大驚道。如此說起來。那死的倒是侍婢紅干了。難得這了髮。這般義氣。只是范陽到此。有二千餘里。一路兵戈擾攘。你們三個婦女。怎生行走。碧私道。虧得有睢陽雷萬春。給了路引。所以路上不怕盤詰。太古道。如今路引在那裡。取來與我一看。碧私道。在此。便進去。取出路引。送與太古。太古接來。從前至後看去。見葛明霞名下。註着鍾景期原聘室。便心裡想道。這又奇了。前日遇鍾。即時節。他說慕我女兒才貌。欲結姻盟。並未遣媒行聘。怎麼路引上。這般註着。便問碧私道。那雷將軍如何曉得小女是鍾景期的原聘。碧私道。連奴家也不見小姐說起。倒是雷將軍問及。纔曉得。太古道。如何問及。碧私道。他說鍾景期謫貶蜀

中遇着雷將軍雷將軍要將侄女配他為妻他說有了原聘寫小姐不肯從命因此雷將軍將侄女倒贈與他為妾留着正位以待寫小姐所以路引上這般註着太古想道鍾郎真是情痴如何寸絲未定便恁般註意又想道難得諸碧秋母子費盡心机救脫我女反帶累他東西飄泊骨肉分離如今此女笄在此甚是可憐他既救我女我如何不提拔他况他姿容不在明霞之下又且慧心淑質種可人不如先收他為養女再慢慢尋取明霞却不是好心中計較已定就向碧秋道老夫止有一女杳無踪影老夫甚是淒涼你又失了令堂舉目無親意欲收你為螟蛉之女你意下何如碧秋道蒙大人盛意只恐蓬蓽寒微難侍貴人膝下妙香道寫大人既有此心你只索從命罷碧秋道既如此爹請坐了待孩兒拜見說

罷拜了四拜太古道我兒且在此住下待我回了衙門差人夫轎子來接你碧秋應聲曉得太古別了妙香出靜室上馬衙後隨着又到各處巡行了几日回至衙門分付軍牢人役抬着轎子到慈航靜室迎接小姐又封香金三十兩送與妙香承差人役領命而去接了碧秋到衙太古又教人着媒婆在外買了髮十名進來伏侍碧秋雖是貧女却也知書識字太古甚是愛他買了許多古今書籍與他玩讀碧秋雖未精通一向與明霞妙香談論如今又有寫太古指點不覺心領神會也就能吟詩作賦太古一發喜歡隔了數日門上傳報說河北經畧使鍾景期在此經過特地到門拜訪太古心下躊躇道鍾郎人才並美年少英奇他屬意我女我前日又向他說死了倘他別締良緣可不錯過了這個佳婿莫若對他說知我女

尚在只說已尋取回來就與他訂了百年之約後日尋着明霞不消說得就是尋不着好及將碧秋嫁與他却不是好一頭想一頭已走至堂前一聲雲板吹打開門接入景期上堂叙禮分賓主坐下兩人先叙了些寒溫茶過一通太古道老夫有一喜信報知經畧公景期道有何喜信太古道原來小女不曾死一向在外前日老夫已尋取回來了景期忙問道老先生在何處相逢今愛的太古道老夫因踏勘災荒偶到慈航靜室中歇馬却有魏國夫人在彼出家小女恰好亦避難菴中與老夫一時歡會方知前日所聞之悞景期道如此說那范陽死節的又是那一個太古便將紅于代死挈伴同逃的話一一說了景期不勝嗟嘆太古道如今小女既在經畧公可酬宿願矣景期道千里睽違三三夢寐好迷之念何日忘

與經畧學生種玉有緣老先生諾金無吝當即遣媒納采豈敢有負初心太古道經畧公與老夫今日始訂姻盟如何預先在人前說曾經聘定小女景期道我並不曾向人說甚話兒這話從何處來太古道小女逃難曾遇睢陽副將雷萬春承他給與路引他說當日要將姪女相配因你說有了原聘葛明霞故此他将姪女倒送與你為側室所以路引上在小女名下就註定是鍾某原聘室老夫見了不覺好笑景期道彼時我意中但知有明霞小姐不知有別人只恐鵲巢鳩占故設言以推却現今尚虛中間以待今愛說罷二人大笑忽見中軍官來稟道有翰林學士李白老爺來拜景期暗喜道今日正少一個媒人他來得恰好太古就出去迎接進來各相見坐定太古道李兄為何不在朝廷却來此處太白道小弟已告休

林下在各處遊玩。近欲往嵩山縱覽。經過貴治。特來相訪。景期道：李大  
來得湊巧。葛老先生一位。令愛蒙不棄。幸生鄙陋。許結絲蘿。敢求李大  
執柯。李白道：好。別的事體。幸生誓不饒舌。做媒人是有酒吃的。自當効  
勞。景期道：既如此。學生即當擇吉行聘。待討平逆賊。便來迎娶。李白道：說  
得有理。一齊起身。作別。太白送出衙門。回身進來。心上忽然猛省。跌足道：  
適纔不該白他是慈航靜室中尋着的。倘他到彼處。問明端的。不道是我  
的好意。倒道我說。騙他。了。又想道：看景期一心苦渴。今日方且喜不自  
勝。何暇去問。只索由他罷了。便進內去。說與碧秋知道。不題。却說鍾景期  
回至館驛。歡喜欲狂。忙與雷天然說知此事。天然不惟不妒忌。倒還替景  
期稱賀。景期分付軍兵。暫屯住數日。一面教人去着陰陽官。擇了吉日。一

面發銀子去買辦行聘禮物。忙了一日。景期向雷天然道：葛公說。魏國夫  
人在慈航靜室中出家。我明日清早要去見他。天然道：相公若去。可着馮  
元隨往。次早景期分付馮元跟着。又帶幾個侍從。喚土人領路。上馬竟投  
慈航靜室中來。到得山門首。只見裡面一個青衣女童出來道：來的可是  
鍾狀元麼。景期大驚。下馬問道：你如何就曉得下官到此。女童道：家師妙  
香姑。原是魏國夫人。三日前說有故人鍾狀元來訪。恐相見。又生魔障。  
昨日已入終南山修道去了。教我多。拜上鍾老爺。說官海微茫。好生珍  
重。功成名就。及早回頭。留下詩箋一紙在此。景期接來一看。上面寫道：

割斷塵緣悟本真。

蓬山絕頂返香魂。

如今了却風流願。

一任東風啼鳥聲。



景期看罷。泫然淚下。快上馬而回。到了吉期。准備元宝彩緞。釵環禮物。牽羊擔酒。大吹大擂。送去。景期穿了吉服。自己上門納聘。李白是媒人。面兒吃得紅。雙花雙紅。坐在馬上。軍士吹。唱。一齊來到安撫衙門裡。寫大古出堂迎接。擺列喜筵。一則待媒人。一則請新婿。好不鬧熱。但見喜氣盈門。瑞烟滿室。喜氣盈門。上盡懸紅綵。瑞烟滿室。中盡掛紗燈。笙歌鼎沸。吹一派。鸞鳳和鳴。錦褥平鋪。繡几對鴛鴦交頸。風流學士做媒人。瀟灑狀元為女婿。佳肴美酒。異菓奇花。玉尊金盃。玳瑁筵前。光燦爛。搖筆擅板。琉璃屏外。韻慈楊。

筵宴已畢。太白景期一齊作別。景期回至駟庭。雷天然接着道。相公聘已下了。軍情緊急。不可再遲。景期道。二夫人言之有理。便分付發牌起馬。各

營齊備行裝。次日辰時。放砲拔營。葛太古李太白同來相送。到長亭拜別。景期領了兵馬。浩蕩望河北去了。葛太古別了太白。自回衙門。退入私署。走進碧秋房中。見碧秋獨坐下。淚太古問道。我兒為何憂戚。碧秋道。孩兒家爹。收養安居在此。不知我母親與明霞姐。却在何處。太古道。正是。我因連日匆忙。倒忘了這要緊事體。待我差人四散去尋訪。便了碧秋道。差人去尋。也不中用。須多寫榜文。各處粘貼。或者有人知風來報。太古道。我兒說得是。就寫起榜文。上寫着報信的謝銀三十兩。收留的謝銀五十兩。將避難緣由。姓名年紀。一開明。寫完發出去。連夜刊板刷印。了幾百張。差了十數個人。役四處去粘貼。差人領了榜文。分頭去了一個。差人到西京一路尋訪。將一張榜文。貼在長安城門上。又往別處貼去了。那

些百姓皆來看榜。內中一個人頭戴毡帽。身穿短布衫。在人叢裡鑽出來。拍手哄道。好快活。好快活。我的造化。今日到了。又有一個老婆子。向前將那人一把扯住。扯到僻靜處問道。你是賣魚的沈蛇兒。在這裡自言自語些什麼。沈蛇兒道。你是慣殺中人的白媽。問我怎的。白婆道。我所見你說什麼造化。到了故問你。蛇兒道。有個緣故。我前月在涇河打魚。夜裡泊船在岸。這與我老婆正在那裡吃酒。忽聽見蘆葦叢中有人啼哭。我上岸看時。見一個老嫗。一個絕標致的女子。避難到那邊。迷失了路。放聲啼哭。我便叫他兩個到漁船裡來。問他來歷。那老的叫做衛嫗。後生的叫做葛明霞。他父親是做官的。我故此留在船裡。要等人來尋。好討些賞。誰想養了他一百三四十日。並無人來問。方纔見掛的榜文。却有着落了。我如今

送到他父親處。報事八三十兩。也是我得。收留人五十兩。也是我得。豈不是個造化。白婆道。那女子生得如何。蛇兒道。妙。生得甚然標致。烏油。的髮兒。白瑩。的臉兒。曲彎。的眉兒。俏生。的眼兒。直隆。的鼻兒。細纖。的腰兒。小尖。的脚兒。只是自從在船裡。並不曾看見他笑。但是哭起來。那嬌聲兒。使要教人魂死。不知哄將起來。怎樣有趣哩。白婆道。可識幾個字的。蛇兒道。豈但識字。據那衛嫗向我老婆說。他琴棋詩畫。件件都會哩。白婆道。你這蠢才。不是遇着我這樁大財。却錯過了。這裡不好講話。隨我到家裡來。兩個轉灣來到白婆家裡。蛇兒道。媽。有甚話說。白婆道。目今汾陽王郭老爺。起建凝芳閣。下造院子十所。每一院中有歌舞侍女十名。又要十個能詩善賦的絕色美人。分居十院。統領諸姬。如今有了

紅綃紫苑等幾個單。缺着第十院美人。遍處訪覓。並沒好的。你方纔說那個女兒。甚是標致。何不將他賣與郭府。最少也得他二三百兩銀子。可不強如去掣那八十兩的謝儀。蛇兒道。那葛明霞不肯去。怎麼好。白婆道。這樣事體。不可明白做的。如今你先回去。我同郭府管家到你船邊來相看。只說是你的女兒。如此如此。做定圈套。那葛明霞那裡曉得。蛇兒道。倘然他在郭府裡說出情由。根究起來。我和你如何是好。白婆道。你是做水面上生涯的。我的家伙連鍋灶也沒一担。一等交割了人。我也搬到你船裡來。一溜兒掉到別處去了。他們那裡去尋。蛇兒道。好計好計。我的船泊在長安門外。我先去。你就來說罷。回到船上。見明霞衛嫗。坐在前艙。心裡暗自喜歡。也不與他講話。竟到後稍。與老婆討飯喫。不多時。早見白婆領

着二四個管家。到船邊叫道。沈蛇兒。我們郭府中要買幾尾金色大鯉魚。你可掣上來稱銀子。與你蛇兒道。兩日沒有鯉魚。別處去買罷。管家道。老爺宴客。立等要用。你故不賣麼。蛇兒道。實是沒有。管家道。我不信。到他船上。去搜看。說着一齊跳上船來。把那隻小船險些兒跳翻了。管家鑽進船裡。假意揪開平基搜魚。那三四雙眼睛。却射定在葛明霞身上。骨碌碌的看上看下。驚得葛明霞嬌羞滿面。奈船小。又沒處躲避。只得低着頭。將衣袖來遮掩。誰想已被這幾個看飽了。便道。果然沒有鯉魚。幾乎錯怪了人。只是我們不認得別個船上。你可領我們去買。蛇兒道。這個當得便。隨着眾人上岸。與白婆一齊進城來。到白婆家裡。管家道。這女子果然生得齊整。老爺一定中意的。白婆便瞞了蛇兒。私自議定身價三百兩。自己打了

一百兩後手。止將二百兩與蛇兒。管家又道。方纔同坐的那個老嫗。是什麼人。蛇兒道。也是親戚。只為無男無女。在我船裡博飯喫的。白婆對管家道。郭老爺每娶一位美人。便要一個保母陪伴。老嫗既無男女。何不同那女子到郭府中。他兩個熟人在一處。倒也使得。蛇兒道。只要添些銀子。有何不可。白婆又向管家說了。添了二十兩銀子。叫沈蛇兒寫起文書。只說自己親女沈明霞。同親衛嫗。因衣食不週。情愿賣到郭府。得身價三百二十兩。其餘幾句套話。不消說得。寫完。畫了花押。兌了銀子。權將銀子放在白婆家裡。叫起兩乘轎子。沈蛇兒先奔到船上。向葛明霞衛嫗道。昨日聖上差一員官。但有逃離。迷失子女。造着冊子。設一公所居住。如有親戚認的。即便領回。人家都到彼處尋領。你兩人也該到那邊云住。好等家裡人

來認。可要叫轎子來。招你們去。明霞道。如此甚好。只是在你船上。打擾多時。沒甚謝你。止有金簪一枝。與你少償薪水。待我見了親人。再尋你奉謝。蛇兒收了簪子。少頃。轎子到了。明霞衛嫗別了蛇兒夫婦。一齊上岸。入轎。蛇兒跟着轎子。送到郭府門首。見幾個管家。併白婆站着。蛇兒打了個照會。竟自回去。白婆接明霞衛嫗出轎。管家領入府中。明霞慌了。張了。不知好歹。只管跟着走。白婆直引至第十院中。便道。你兩人住在此間。我去了。再來看你。說着。竟自抽身出去。那明霞衛嫗舉目一看。見雕欄画檻。奇花異木。擺列的金奩寶鼎。玉軸牙籤。掛着琵琶笙笛。瑤琴錦瑟。富麗異常。心中正在疑惑。那本院十個歌姬。齊來接見。又有九院美人。紅綃紫苑。等都來拜望。早有女侍捧首飾衣裳來。叫明霞梳粧打扮。明霞驚問道。這裡是

什麼所在。紅綃笑道。原來姐。尚不知。我這裡是汾陽王郭老爺府中。凝芳十院。特請你來充第十院美人。統領本院歌姬。今日是老爺壽誕。你快扶梳粧。同去侍宴。明霞听罷。大驚哭道。我乃官家之女。如何陷我于此。快放我去。出便罷。不然。我誓以一死。自明心跡。紅綃便扯着紫苑。背地說道。今日是老爺壽誕。這女子如此光景。萬一宴上啼哭起來。反為不美。不如今日不要他去拜見。待慢。勸他安心了。方始入侍。纔為妥當。紫苑道。姐姐所見。極是便。分付諸姬。好生伏侍。照管。別了明霞。集了眾歌姬。到凝閣上。伺候。到得黃昏時分。只听得。吶喝之聲。几对紗燈。引子儀到閣上坐席。九個美人。叩頭稱賀。子儀道。適纔家人來報。說第十院美人。有了。何不來見我。紅綃稟道。他乃貧家女子。不嫻禮數。誠恐在老爺面前失儀。故此不

敢來見。待妾等教習規矩。方始叩見老爺。子儀道。說得有理。一時奏樂。九院美人。輪流把盞。諸姬吹彈歌舞。直至夜分。子儀醉了。分付徹宴。就到第三院房裡住了。次早起來。外面報有駕帖下來。子儀忙出迎接。展開駕帖來看。原來是景期攻圍安慶。緒不下。奏請添兵。聖旨着子儀。部下僕固懷恩。前去助戰。子儀看了。就差人請僕固懷恩來。分付懷恩領命。點了本部三萬雄兵。望范陽進發。協助景期。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司禮監奉旨送親

詩曰。蒼。變幻何窮。

昨夜愁雲慘霧。

報復未始不公。

今宵霽月光風。

話說僕固懷恩領了天子聖旨。汾陽王令旨。統着兵馬來協助鍾景期征討安慶緒。星夜進發。來到范陽地界。只見前面立着兩個大寨。上首通是絳紅旗號。中軍一面大黃旗。繡着奉旨征討逆賊。六個大金字。下首通是縞素旗幡。中軍一面大白旗。繡着誓報父叔大仇。六個大金字。懷恩見了。心中疑惑。想朝廷止差鍾景期那白旗的營寨。又是誰的。就差健卒先去打探。健卒去了一會。回來稟道。上首紅旗營裡。是鍾經畧的帳房。下首白旗營裡。就是經畧二夫人雷氏的帳房。因賊兵勢大。未能薄城。故劉營在此。懷恩聽了。便教軍馬剗住。自己領着親隨。來到景期營門首。着人通報進去。景期分付大開轅門。接八相見。景期命懷恩坐下。懷恩問道。賊勢如何。連日曾交戰否。景期道。賊鋒尚銳。連日交戰。勝負未決。下官因與小妾

分兵。結寨河上。為犄角之勢。今將軍到來。可大奮武威。滅此朝食。懷恩道。待小將與他交戰一番。看他光景。正說間。外面報進來道。賊將楊朝宗搦戰。懷恩道。待小將出去。立斬此賊。說罷。綽刀上馬。飛跑出營。景期在帳上聽得外面金鼓齊鳴。喊聲大震。沒半刻時辰。鎗鈴响處。僕固懷恩提着血淋淋的人頭。擲在帳前。下馬欠身道。賴大人之威。與楊朝宗交馬。止二合便斬那厮了。景期大喜。分付整備筵席。款待懷恩。一則洗塵。二則賀功。懷恩領了宴。作別回本營。景期便請雷夫人進營議事。不多時。雷天然騎着白馬來到馬前。十個侍女。盡穿着錦緞鑲成的軟甲。手中俱執明晃晃的刀兒。這都是雷天然選買來的。盡是筋雄力壯的女將。命勇兒教演了武藝。名為護衛青衣女。一對一對的引着天然而來。天然下馬入帳。與景期相

見坐定。天然道：「今朝廷差僕固將軍來此助戰，方纔即斬一員賊將，已折他的銳氣了。但賊人城濠堅固，糧草充足，彼利于守，我利于戰，相公可出一計誘賊人大戰一場，乘勢搶過濠塹，方好攻打。」景期道：「我意亦如此。故請二夫人來籌畫。」正在商議，只見轅門上報道：「安慶緒差人下戰書。」天然喜道：「來得甚好。」便教將戰書投進來。景期拆開細看，見詞語傲慢，大怒道：「這厮欺我是個書生，不嫻軍旅。」將書來奚落下官，快將下書人斬訖，報來天然道：「兩國相爭，不斬來使。」相公不須發怒，可示期決戰，便了。景期怒猶未息，就在書尾用硃筆批道：「安慶緒速整兵馬來日大戰。」批完，叫將官付與來人去了。一面差人知會僕固懷恩，一面下令各營準備廝殺。天然也回自己營中打點。次日，景期天然懷恩三隊大軍，合做一處擺列陣勢。

待門旗裡旌旄節鉞，西戟銀瓜，黃罡傘下罩着鍾景期，頭戴金盔，身穿金甲，斜披紅錦戰袍，穩坐雕鞍駿馬，手執兩把青鋒寶劍。僕固懷恩在旁頭戴兜鍪，身掛連環甲，腰懸羽箭，雕弓橫刀立馬。軍中搭起一座將臺，雷天然穿着素袍銀甲，親自登臺擂鼓。勇兒也全身披掛，手執令字旗，侍立在將臺之上。一、一、整齊。那范陽城裡許多軍馬開門殺出，兩陣對壘。賊陣上僭用白旄黃鉞，擁着安慶緒出馬。護駕是尹子奇，左有史朝義，右有孫孝哲。史思明在後接應。門旗開處，鍾景期與僕固懷恩出到陣前。安慶緒大叫道：「安皇帝在此。」鍾景期敢來交戰。麼？景期大怒拍馬舞劍而出。慶緒舉戟來迎。雷天然在將臺上大擂戰鼓。看官你道景期是個書生，畧曉得些劍法，一時交戰起來，怎不為險。幸得慶緒的武藝原低，又且酒色過度，氣

力不甚雄猛。所以景期還招架得住。兩個戰有十合。僕固懷恩恐景期有失。便閃在旗後。拔出箭來。拽滿雕弓。聽的一聲射去。正中安慶緒的坐馬。那馬負痛前蹄一失。把慶緒掀下馬來。景期正欲舉劍來砍。那尹子奇大吼如雷。殺將過來。懷恩看他驍勇。不是景期的對手。便舞刀躍馬。接住廝殺。孫孝哲上前救慶緒。回去景期自回本陣。看尹子奇與僕固懷恩戰有二百餘合。未分勝負。懷恩心生一計。虛掠一刀。撥馬便走。尹子奇大叫休走。拍馬趕上。懷恩覷他來得較近。暗將宝刀挾在鞍轡上。却取着弓。搭着箭。忙轉身子。望尹子奇射去。只听得一聲响。唬尹子奇。兩脚朝天。當身落馬。恰好射中他右眼。他的左眼先被雷萬春射瞎了。如今却成雙瞽。只管在地下亂爬。懷恩忙回馬來。捉被史朝義上前救了回去。景期鞭稍一指。

將臺上戰鼓大擂。官軍乘勢奮勇。掩殺過去。賊軍大敗。但見

刀砍的腦漿齊迸。鎗戳的鮮血亂流。人和馬盡為肉泥。骨與皮俱成糞粉。棄甲拋戈。奔走的墮坑落壑。斷頭破腦。死亡的橫野填溝。耳聽數聲吶喊。驚的個鬼哭神號。眼觀一派旌旗。陰得那天昏地慘。正是  
勸君莫說封侯事  
一將功成萬骨枯

官兵見賊兵退了。一齊趕殺前來。却被史思明領着三千鉄甲馬軍衝來。救應。那馬匹是駿馬。馳驟處勇健如飛。雷天然望見。急叫鳴金。收軍將士各回營寨。景期道。二夫人為何鳴金。天然道。我望見賊人馬軍利害。故此收兵。景期道。你那見得他利害。天然道。人到不打緊。只是那駿馬。我營中一匹也不如他。上方纔若用此驍騾為前部。先擾亂我的陣脚。我軍不



能得勝矣。景期稱服。在營犒賞將士。隔了兩日。有人來報。史思明縱放好馬二千餘匹。在河上北岸飲水。天然聽了大喜。便叫勇兒附耳低言。如此如此。勇兒依計出去。教各營揀選騾馬千匹。放在河上南岸飲水。又差馮元領兵趨馬。那騾馬到了河上。打滾吃草。往來騁驟。望着隔岸的公馬。只管昂頭嘶喊。那賊人的馬。原來大半是公的。見了騾馬嘶跳。也都到河邊來。這河又不闊。又不深。那些馬又通有驕空入海的本事。望着隔河騾馬。忍耐不住。也有一躍而過的。也有赴水而過的。自古道。物以類聚。一匹走動了頭。紛紛的都過河來。那看馬的賊兵。那裡攔喝得住。南岸上馮元教軍士盡數趕回營中。計點共得好馬一千三百八十二匹。景期歡喜。向天然道。我今有一事用着馮元。天然道。有何事用他。景期道。差他到范陽城

下。只說送還他馬匹。賺開城門。帶一封書進去。送與史思明。這般這般而行。二夫人意下如何。天然道。有理。此時君臣各自為心。正該行此反間之計。景期就寫一封書來。喚馮元分付了密計。教他一等有變。便在城中放火為號。又令將搶來的馬。留了一千。將零頭的三百八十二匹。又選自己營中老疲病馬五百餘匹。禱在裡頭。叫幾個軍士趕着。跟了馮元來到城下。馮元高聲道。經畧鍾老爺送還你們馬匹。可速開門。城上見果然有馬送來。便開門放入。賊兵不問好歹。一齊將馬趕入槽內去了。馮元竟到史思明衙門上。央人接了書。抽身自去。藏避行事。門上將書送進。史思明拆開一看。上面寫道。

大唐兵部尚書領河北經畧使鍾景期再拜。致書于史將軍麾下。愚

聞寧為雞口。無為牛後。大丈夫當南面稱孤。揚威四海。何能抑人。居人下。況將軍雄才蓋世。而安慶緒荒淫暴虐。豈得為將軍之主。將軍何不乘間殺之。自踞范陽。函首馳送長安。大唐必與連和。平分南北。永不相侵。彼此受益。維將軍圖之。

思明看罷。心下躊躇。次早只見將官來稟道。昨夜不知何人。遍貼榜文。有人揭去。送與皇爺看了。小將也揭得一張在此。史思明接來一看。上寫道。史思明已降大唐。約定本日晌午。唐兵入城。止擒安慶緒。凡你百姓不必驚惶。先此諭知。

思明看了。大驚失色。早見門外刀鎗密密。把衙門圍住。許多軍士。聲聲說道。皇爺召史將軍入朝議事。即便請行。思明見勢頭不好。道一

不做。二不休。頭不得什麼了。點起家丁百名。披掛土馬。沖出衙門。軍士盡皆退後。思明一逞。搶入宮來。安慶緒見了。唬得魂不附體。便叫道。史將軍。派家有何負你。却降了唐朝。思明更不答話。趕土前來。將慶緒一鎗刺死。外面孫孝哲。史朝義。趕進來看見。大驚。史朝義道。好嘍。弒君大逆。當得何罪。思明喝道。我誅無道昏君。有何罪過。你是我的兒子。怎生出那樣話來。朝義道。你既無君。我亦無父。與你併三百合。思明大怒。挺鎗截來。朝義拔刀來迎。父子兩個在宮門交戰。孫孝哲也不來管閑事。只顧縱兵。掠城中大亂。馮元躲在城內。看見光景。便跑到一個浮圖上去。取出身邊硫黃。煽硝引火之物。放起火來。城外唐兵望見。僕固懷恩。當先領兵。砍開城門。殺進。隨後景期。天然也殺入城來。史思明聽見外面聲息不好。便去

了史朝義殺出宮門。正遇雷天然舉鈿直刺。天然用劍隔住。就接着交戰。那天然如何抵當得思明。左遮右架。看力怯。正在危急。忽見半空中隱現出雷萬春陰魂。撲頭紅蟒。手執鋼鞭。大叫道。賊將休傷吾姪女。舉起鞭來。向思明背上狠打一下。思明口吐鮮血。落馬跌翻在地。天然就叫軍士向前捉了。繫縛。景期殺入宮中。見安慶緒死在地上。便割了首級。分付將許多宮女盡數放出。把安慶緒僭造的宮殿。放火烧燬。那孫孝哲。史朝義。都被僕固懷恩殺了。景期下令救滅城中的火。出榜安民。將思明的宅子。改為經畧衙門。景期與天然進內坐下。差人去捉尹子奇。不一時捉到。可憐尹子奇。有萬夫不當之勇。到此時。一雙眼睛俱被射瞎。好像木偶人一般。縛來與史思明一齊跪在堂前。雷天然忙叫供起雷海清。雷萬

春的牌位。將尹史二賊。擲在庭中柱上。分付刀斧手。先剖開胸膛。取出兩付熱騰騰。血滴滴的心肝。又斬了兩顆首級。献上來。供在案上。景期天然一齊向靈跪拜大哭。祭畢。撤開牌位。設宴與僕固懷恩。併一班將佐論功。諸將把盞稱賀。宴完各散。次日景期出堂。一面令僕固懷恩領兵往潞州。魏博二處討賊黨。薛嵩田承嗣。一面將慶緒子奇。思明的三顆首級。用木桶封貯好了。又傳令拿反賊的嫡親家屬。上了囚車。寫起本章。先寫破賊始末。後面帶着紅于代死的一段緣由。請將原封葛明霞位號。移贈紅于。寫完了表。差一員裨將。賚了本章。領兵二百。帶了首級。押着囚車。解到長安。獻俘報捷。來到京中。將本送入通政司掛號。通政司進呈御覽。天子大喜。即宣李泌。郭子儀入朝。計議封賞功臣。李泌郭子儀齊奏道。鍾景期僕

同懷恩功大宜封公侯之爵。天子准奏。鍾景期封平北公。加陞太保。即命收復了附賊城池。方始班師。僕固懷恩封六寧侯。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將佐陞賞不等。又將原封葛明霞純靜夫人。仁號。移封紅干。立廟祭享。命李泌草詔。李泌子儀領旨出朝。子儀別了李泌。自回府中。到凝芳閣上來。九院美人齊來接見。子儀道。范陽逆賊俱已平復。老夫今日始無憂矣。可大開筵宴。盡醉方休。衆美人齊聲應諾。子儀道。那第十院美人。來有二月餘了。禮數想已習熟。今晚可喚來見我。紅綃稟道。第十院美人。自從來此。並不肯梳粧打扮。只是終日啼哭。連同來的保母。也是如此。必有緣故。不敢不稟知老爺。子儀道。既如此。可喚來。我親問他。紅綃恐怕諸姬去喚。驚唬了他。激出事來。便自己去叫明霞上閣。連衛姬也喚來。子儀抬頭。把明霞

一看。見他雖是粗服亂髮。那種娉婷態度。綽約可人。明霞上前。道了萬福。背轉身立着。衆皆大驚。子儀道。你是何等樣人。在王侯面前。不行全禮。明霞哭道。念奴家非是下流。乃是御史葛太古之女。葛明霞。避難流落。誤入奸人圈套。賺到此處。望太王憐救。子儀聽了道。葛太古之女。葛明霞三字。好生熟分。在那裡曾聞見來。衛姬就跪下道。是在洛陽經過。曾將雷萬春路引。送與老爺掛號的。子儀道。正是。我一時想不起。阿呀。且住。我見路引上。註着鍾景期原聘室。你可是麼。明霞道。正是。子儀忙立起身來道。如此說是平北公的夫人了。快看坐來。諸姬便擺下繡墩。明霞告坐了。方始坐下。子儀問道。看你香閨弱質。如何恁地飄蓬。你可把根由。細細說與我聽。明霞遂將自從在范陽遭安慶緒之難。說起。直說到沈蛇兒被他騙了。賣

在此處的話說了一遍。不覺淚如雨下。子儀道：「夫人不必悲傷，令尊已陞御史中丞，奉旨往東京安撫，尊夫鍾景期做了兵部尚書，討平了安慶，續適總聖旨，封為平北公。現今駐劄范陽，老夫明日奏聞聖上，送你到彼處成親，便下明霞稱謝。」子儀又道：「分付就在第十院中擺列筵席，款待鍾夫人。去請老夫人出來相陪。」我這裡止留諸姬侑酒。紅綃等九院美人也去陪侍鍾夫人飲宴。九院美人領命，擁着明霞同衛姬去了。子儀飲完了宴，次早入朝，將葛明霞的事奏聞天子。天子龍顏大喜道：「好一段奇事，好一段佳話。如今葛明霞既在卿家，也不必通知他父親，卿就與他脩辦粧奩，待朕再加一道詔旨，欽賜與鍾景期完姻。」就着司禮監高力士，併封贈的詔書，一齊賚送前去。高力士叩頭領旨，連忙移會着禮部，開賜婚儀。注兵

部撥兵護送，工部備應用車馬，銜儀衛備隨行儀仗，各衙門自去料理。那郭子儀出朝回府，着家人置備粧奩，將第十院歌姬十名，就為贈嫁。那衛姬不消說得，自然要隨去的了。此時葛明霞真是錦上添花，自古道：

不是一番寒徹骨。

爭得梅花撲鼻香。

子儀在府忙忙準備，又寫起一封書，將明霞始末備細寫明，差個差官先到范陽去通報鍾景期。差官領書，即便起身。在路飡風宿水，星夜趲行。是日到了黃河岸邊，尋覓渡船，見一隻漁舟泊在柳陰之下。差官叫道：「船上人渡我過去，送你酒錢。」漁人便道：「總是閑在此，就渡你一渡。只是要一百文大錢，差官道：「自然不虧你的說罷。」跳下了船，漁人解纜，棹入中流。差官仔細把漁人一看，便道：「你可是長安城下賣魚的沈蛇兒？」沈蛇兒道：

我正是官人怎生認得。差官道。我在長安時。常見你的。正說時。只見後艚二個婆子。伸起頭來一張。差官看見。問道。你是做中人的白婆。為何在他船上。白婆道。官人是那裡來的。却認的我。差官道。我是汾陽主的差官。常見你到府門首。領着了鬚來賣。如何不認得。只這句話。沈蛇兒不聽。便罷。聽見不覺。心頭小鹿兒亂撞。暗想道。我與白婆做下此事。逃到這裡。不期被他認着。莫非葛明霞說出情由。差他來拿我兩人。他如今在船裡。不敢說到了岸邊。是他大了。不如搖到僻靜處。害了他的性命罷。心裡正想。一霎時。烏雲密布。狂風大作。刮得河中白浪掀天。將那隻小船。顛得好像沸湯裡浴雞子的一般。砰礮一聲响。三兩個浪頭打將過來。那船底早向着天了。兩岸的人。一齊嚷道。翻了船了。快些救人。上流頭一隻划船忙來。

搭救那差官。抱往一塊平基。在水底滾出。划船上慌救起來。再停一會。只見沈蛇兒夫婦。併白婆三個人。直僵僵的。澆出水面上。看時。已是滄死了。可惜騙賣明霞的身價。二百二十兩。併白婆後手一百兩。都原封不動。沉在水裡。那蛇兒夫婦與白婆。昧心害理。不惟不能受用。倒折了性命。正是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却說划船上人。且不去打撈三個死屍。慌忙的救醒差官。將船擺岸。扶到岸上。眾人齊來看視。差官嘔出了許多水。漸能言。便問道。我的鋪蓋。可曾撈得。衆人道。這人好不知足。救得性命也勾了。又要鋪蓋。這等急水。一百付鋪蓋。也不知滾到那裡去了。差官跌足道。鋪蓋幸小有。汾陽王郭老爺書在裡邊。如今失落了。如何了得。衆人道。遭風失水。皆由天命。稟明了。

自然沒事的。就留在近處人家去。捫乾了濕衣。吃了飯。借鋪蓋歇了一夜。明日眾人又湊些盤纏與他。差官千恩萬謝。別了眾人。踉蹌往驛中。催了一個脚力。望范陽進發了。知此去怎生報知鍾景期。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平北公承恩完配。

詞曰。俊俏佳人風流才子。天然分付成双。看蘭堂綺席燭影燦煌。數幅紅羅繡帳。氤氳看寶鴨焚香。分明是美菓浪裡交頸鴛鴦。細留心。這回算也千萬遍。相思到此方償。念宦波風。陰回首微茫。惟有花前月下。儘教我對酒踈狂。繁華處。清歌紗舞。醉擁紅粧。

右調鳳凰堂土憶吹簫

話說汾陽王差官。在黃河翻了般。失了郭子儀原書。又沒處打撈。無可奈何。只得懷着鬼胎。走了幾日。到范陽城裡。經畧衙門。上來還未開門。差官在轅門上。站了一會。只聽得裡面三聲鼓响。外邊鼓亭一派吹打。放起三個大砲。齊聲吆喝開門。等投文領文事畢。差官央個旗牌報進去。不多時。旗牌喚入報門。而進。差官到堂下稟道。汾陽王府差官叩見老爺。鍾景期問道。郭老爺差你到此何幹。差官道。郭老爺差小官送書來此。不期在黃河覆舟。止拾得一條性命。原書却失落了。求老爺憐恕。景期道。但不知書中有何話說。差官道。沒有別的話。是特來報老爺的喜信。景期道。有何喜信。差官道。聖上欽賜一位夫人。與老爺完姻。因此差小官特來通報。景期驚道。可曉得是誰家女。差官道。就是郭府中第十院美人。小官也不曉得。

姓名景期大驚想道。聖上好沒分曉。怎麼將郭府歌姬。賜與大臣為命婦。心中快。不悅。分付中軍將白銀十兩。賞與差官。也無心再理堂事。即令繳了牌簿。放砲封門。退入後衙來。雷天然問道。相公今日退堂。為何有些。不樂。景期道。可咲得緊。適纔京中有差官來報。說聖上要將郭汾陽府中一個歌姬。賜與下官為配。你道好笑也不好笑。天然道。相公你何區處。景期道。下官正在此委決不下。想他既是聖上賜婚的。一定不肯做偏房的了。若把他倘了正室。那明霞小姐一段姻緣。如何發付。就是二夫人與下官同甘共苦。到今日榮華富貴。難道倒教你屈在歌姬之下。曉得的。還說下官出于無奈。不曉得的。只道下官是薄倖人了。展轉躊躇。甚難區處。如何是好。天然道。相公不須煩悶。妾身倒有計較在此。景期道。願聞二夫人

良策。天然道。賜婚大典。決不敢潦草從事。京中想必有幾日料理。一路乘傳而來。頒詔的。逢州過縣。必要更換夫馬。取索公應。自然遲延。月日我想東京到此。比西京略近。相公可修書一封。差人連夜到東京。報知葛公。教他將明霞小姐。兼程送到范陽。先成了親。那時賜婚到來。相公便可推却。說已經娶有正室。不敢停妻再娶。作傷風敗俗之事。又不敢辜負聖恩。將欽賜夫人為妾。上表辭婚。各正言順。豈不是兩全之策。景期大喜。連忙寫起書來。就差馮元賁書前去。馮元領命。將書藏在懷中。騎着快馬。連夜出城。望東京進發。五日五夜。已到東京。進城。迳投安撫使衙門上來。恰值關門。馮元焦躁起來。方要向前傳鼓。有巡捕官扯住道。老爺與學士李老爺。在內飲酒。分付一應事體。不許傳報。你什麼人。敢這般大胆。馮元道。你這



巡捕眼睛也不帶的。我是河北鍾老爺差來的。內有要緊事。要見你老爺。你若不傳。倘候了大事。就提你到范陽。找下你的馱頭來。巡捕官沒奈何。只得替他傳鼓。稟報不多時。哩面一聲雲板。發出匙鑰開門。放馮元進去。早有內班門子領馮元到川堂後花亭上來。見葛太古與李太白兩個對坐飲酒。馮元向前叩頭。呈上主人的書。太古接來一看。大驚道。如何聖上却有這個肯意。馮元道。他使着皇帝性子。生巴巴的要娶別人的姻緣。奪去家老爺着小的。多拜上老爺。說一見了書。即連夜送小姐。先到范陽成了親。然後好上表辭婚。太古心內思量道。爭奈明霞女兒沒有尋着。只得把碧秋充做明霞。先去便了。就向李太白道。小女遣嫁范陽。李兄原是媒人。敢煩一行。太白道。我是原媒。理應去的。何須說得。太古大喜。就差人

出去催船。因要趲路。不用座船。止催大浪船三隻。併划船六隻。裝載粧奩。原來葛太古因景期下聘時節。說子賊之後。就要成親。所以衣服首飾器血家伙。都件件預備。故此一時就着人盡搬下船。先請李太白去坐了一隻浪船。又發銀子。催了五六十名人夫扯牽。一一安排了。進來叫碧秋打點。連夜下船。碧秋下淚道。這是姐。良緣。孩兒怎好鬧中奪取。況爹。桑榆暮景。孩兒正宜承歡膝下。何敢遠離。太古也掉下眼淚道。做了女子。生成要適人的。這話說他怎的。只是日後。倘尋着明霞。孩兒須善為調處。事情急迫。不必多言了。碧秋道。孩兒蒙爹。如此大恩。怎敢有負姐。倘尋見姐。孩兒即當避位側室。以讓姐。便了。太古道。若得如此。我心安矣。說罷。就叫十個丫鬟。贈嫁前去。又着管家婆四人。在船伏侍。各人領命。收

拾起身。太古便催碧秋上轎。碧秋只得向太古拜了四拜。哽咽而別。上了轎子。那十個丫鬟。併四個管家婆。也都上了小轎。簇擁着去下船。太古也擺導到船邊。各船上檢點家伙。差幾個家人隨去。又到太白船上。作別了。又下碧秋舡內。叮嚀一回。揮淚依回上岸回去。馮元就在李太白舡內住。太白分付就此開舡。各舡一齊解纜。由洽河入汴河。望北晝夜前進。不上半月。已到范陽。早有人報知。鍾景期出來拜望李太白。太白接入舡中。施禮坐了。先叙寒溫。後談衷曲。正說話時。飛馬來報道。司禮監高公。賡着聖旨。護送欽賜的夫人。已到二十里之外。請老爺去接詔。景期跌足道。再遲來一日。我這裡好事成。便愁眉苦臉。別了太白。登岸上轎。來到皇華亭。只見軍牢侍從。引着高力士的馬而來。後面馬上一個小監。背着龍鳳

包袱的詔書。再望着後邊。許多從人。銀瓜黃傘。擁着一輛七寶香車。隨着許多小轎。又有無數人夫。扛的扛。擡的擡。也有車子上載的。也有牲口上駝的。盡插小黃旗。上寫欽賜。旌奩四字。金銀燦爛。朱碧輝煌。景期接了。沒做理會處。只得接着高力士下馬。到皇華亭施禮。力士教安排龍亭香案。將詔書供好。伺候吉期開讀。景期分付打掃館驛。請欽賜夫人在內安頓。高力士就在皇華亭暫歇。一停當。景期也沒心緒與高力士說話。忙忙的作別入城。分付立時在衙門裡。備辦筵席。發帖請高力士李太白。不一時。筵席已完。力士太白齊到。景期接入坐定。說了幾句閑話。堂候官稟請上席。景期把盞送佢。李太白從來不肯讓高力士的。這日因是天使。故此推他坐第一位。李太白第二位。景期主席相陪。方纔入席。那太白也不等

稟報上酒。便叫取大犀杯來。一連吃了二十多杯。方纔抹嘴。而後與力士一般上酒。舉筋酒過數杯。力士問道。為何學士公恰好也在此。太白道。我特來奪你的媒錢。力士笑道。學士公休取笑。啻是來送親。不是媒人哩。太白道。若是送親的。只怕要勞你送回去。力士道。這是怎麼說。太白道。鍾經畧公。已曾聘定御史葛太古之女。葛明霞為正室。學生就是原媒。今日送來成親。我想聖天子以名教治天下。豈可使臣子做那棄婦易妻的勾當。所以經畧公。還不敢奉詔。力士道。學士公又來耍啻家了。請教葛明霞。只有一個。還是有兩個。太白道。自然是一個。力士道。這又奇了。如今聖上賜來的夫人。正是葛明霞。那裡有第二個。太白笑道。虧你在真人面前會說假話。聖上賜的是汾陽府中的歌姬。如何說是葛明霞。力士道。學士公

有所不知。葛明霞因逃難江河。被奸人騙來賣。到郭汾陽府中。郭公問知來歷。奏聞皇上。因此欽賜來完姻。太白道。如此說。那個葛明霞。只怕是假的。力士道。郭汾陽作事精細。若是假的。豈肯作欺君之事。只怕學士公送來。那一位葛明霞是假的。太白笑道。不差。別人送來的。倒是真的。他嫡親的父親。面托我送來的。難道倒是假的。不成。力士道。這等說起來。連啻也尋思不來了。太白道。不妨。少不得有個明白。今晚且吃個大醉。明日再講。力士笑道。學士公吃醉了。不要又叫啻脫靴。太白又笑道。此是我醉後狂放。你不要介意。力士也笑道。啻若介意。今日不說了。兩個相對大哄。只有鍾景期。呆向坐着。聽他兩人說話。如在夢中。開口不得。倒像做新娘的一般。勉強舉杯勸酒。太白力士。又飲了一回。起身作別。高力士

自回皇華亭。李白自回船裡去了。景期送了二人。轉入內衙。與雷天然說。知上項事情。天然道。這怎麼處。葛公又不在此。誰人辨他真假。景期坐了一會。左思右想。沒個頭緒。只得與雷天然就寢了。次早起來。天然向景期道。此事真是難處。莫若待妾身去拜望他。兩個問他。可有什麼憑據。取來一看。便知真偽了。景期道。二夫人言之有理。天然一面梳粧。景期一面傳令。出去着人役伺候。天然打扮停當。到後堂上了四人大轎。勇兒併十個護衛青衣女。一齊隨着。前面人役吆喝而去。景期在署中獨自坐下。專等雷天然回來。便知分曉。正是。

混濁不分鯁共鯉。

水清方見兩般魚。

景期悶坐了半日。早見天然回來。景期接着。忙問就裡。天然道。若論姿容。

兩個也不相上下。只是事體一發。不明白了。景期道。怎麼不明白。天然道。妾身先到船上。見葛公送來。那位明霞小姐。他將范陽逃難。在路經遇。許多苦楚。後來遇見父親的話。一說與妾身聽了。妾身問他。可有什麼憑據。他便將我先叔贈他的路引為據。妾身取得在此。景引接路引來。看道。這不消說。是真的了。天然道。聖上賜來。那位明霞小姐。也難就說是假的。景期道。為何呢。天然道。妾身次到館驛中。見了他的說話。句句與葛公送來。那位說的相合。只多得被人騙到郭府中。這一段及計他的憑據來看。却又甚是作怪。景期道。他有什麼憑據。天然道。他取出白綾帕兩幅。有相公與他唱和的詩兒。在上。妾身也取在此。景期接來看了。大驚道。這是下官與葛小姐。始訂姻盟時節做的。如此看起來。那個也是真的了。天然咲

道有一真必有一假。如何說兩個通是真的。景期道。下官在千軍萬馬中。方才未常小亂。今日竟如醉如痴。不知天地為何物了。我想古來多有佳人才子。成就良緣。偏是我鍾景期。有這許多魔障。天然道。相公自免愁悶。妾又有一計在此。景期道。你又有何計。天然道。不如待妾設一大宴。請他二人赴席。等他兩個當面自己去折辨一個明白。可不是好。景期道。此言甚妙。天然道。若在衙門裡不便。可請到公所便好。景期道。南門外一座大花園。是安祿山蓋造的離宮。地名為萬花宮。我改為春明園。內中也有錦香亭一座。甚是寬敞。可設宴在內。我想當初在錦香亭上訂葛小姐的姻盟。如今這裡恰好。又有一座錦香亭。可不是合着前番佳兆。天然道。如此甚妙。景期就發銀子。着馮元出去。到春明園中。安排餽宴。雷天然寫了請

啟二通。差勇兒到二處去投送。次日天然戴着玲瓏碧玉鳳頭冠。穿着大紅盤金團鳳袍。月白瀟花湘水裙。教勇兒隨着。又有二十名女樂。原是史思明家的。景期收在署中。這日也令隨到園中。侑酒一乘大轎。抬着天然。拌多人役。跟隨到得春明園裡。天然教人役在園外伺候。止帶勇兒女樂。進園來。到錦香亭上。觀看筵宴。上掛錦幃。下鋪絨單。屏開孔雀。褥隱芙蓉。銀盤金碗。玉杯象箸。甚是整齊。忽見一陣鼓樂。早報道。東京葛小姐到了。只見十數個侍女。引着轎子進來。碧秋冉冉出轎。見他頭戴綴珠貼翠花冠。身穿五彩粧花紅蟒。好如天仙模樣。天然降階迎入亭中。叙禮送坐了。鬟跪下獻茶。罷。又見外面報道。欽賜葛小姐到了。天然起身下階立候。見許多侍婢。擁着八人大轎。前面擺着兩扇。奉旨賜婚的硃紅金字牌。後

面文。隨着一乘小轎。碧秋在亭中心裡憤憤的。只等他來。便要將葛太古家中的事來盤倒他。那轎子到了庭中歇下。有女使將黃金傘遮着轎門。等明霞出來。天然一看。見他頭戴五鳳朝陽的寶冠。身穿九龍盤舞的錦袍。原來碧秋站在亭上。因黃金傘遮了轎子。所以看不見明霞。那明霞恰早看見了碧秋。便驚問道。亭中可是我衛碧秋妹子麼。却為何在此。碧秋所見。嚇了一跳。定睛一看。大驚道。我只道是誰。原來正是明霞姐。二人方走近來。那後面小轎裡大叫道。我那碧秋的兒。我那一日不思着你。誰知你在此。這裡相逢。碧秋聽見是母親衛姬的聲音。便連忙走下亭來。小轎裡鑽出一個婆子。果然是衛姬母子二人。抱頭大哭。明霞也與碧秋携手。拭淚。雷天然看的呆了。便拱他三人重新叙禮。送坐碧秋家。母在此。奴家

當隅坐了。明霞道。若如此。倒不穩便。不如請衛媽。台坐了罷。碧秋依允。第一位明霞。第二位碧秋。雷天然主位。衛姬向上台坐。茶過一通。天然開言。細問端的。他三人各將前後事情。細細說出。天然如夢方覺。連他三人也各自明白了。舅兒稟道。筵席已定。請各位夫人上席。雷天然猛省道。我倒忘了。今日衛老夫人在此。分付快去再備一桌宴來。衛姬笑道。今日之宴。非老婦所可與。況且坐位不便。雷夫人不必費心。老身且先回去。只是今日三位。須要坐得停妥。老身斗胆。僭為主盟。與三位定下坐。次日後。共事經畧公。就如今日席間次序便了。天然道。奴家等恭聽大教。衛姬道。以前葛小姐與小女。不知分曉。並驅中原。不知誰得誰失。今已明白。那經畧公原聘。既是葛明霞。葛御史送來。也是葛明霞。聖上賜婚。又是葛明霞。這

第一座正位。不消說是葛小姐了。小女雖以李代桃。但既已來此。萬無他適之理。少不得同事一人。只是雷夫人已早居其次。難道小女晚來。倒好僭越。第二位自然是雷夫人。第三位是小女。便了三人。大家悅服。衛姬道。今日老身暫別。只不要到館驛中去了。竟到小女船上。待他回來。好叙闊情。說罷。作別上轎而去。天然就叫勇兒傳諭馮元。教他備一席酒。送到船上去。勇兒領命而行。天然分付作樂定席。碧秋道。若論賓主。該是雷夫人定席。若照適錦家母這等說。就不敢獨勞雷夫人了。我三人何不向天一拜。依次而坐。令侍兒們把盞罷。明霞天然齊道。有理。三人一齊向天拜了。然後八席。葛明霞居中。雷天然居左。衛碧秋居右。侍女們輪流奉酒。亭前女樂吹彈歌舞。宴完一齊起身。各自回去。天然到署中。將席間的事體說

與鍾景期聽了。景期大喜。就請高力士李大白來說明了。擇了黃道吉日。先迎詔書開讀了。方纔發轎到二處娶親。花灯簇擁。鼓樂喧鬧。不多時。兩處花轎齊到。掌禮人請出兩位新人。景期穿了平比公服。色蟒龍玉帶。出來與明霞碧秋拜了。堂堂燈進內。雷天然也來相見了。飲過花燭。喜筵是夜景期就在明霞房裡睡。次夜在碧秋房裡睡。以後先葛次雷。後衛永遠為例。到得七朝。連衛姬也接子來。又分付有司。尋着紅于的塚。掘去李猪兒。候立的石碑。重新建造。純靜夫人的牌坊。廟宇安祿祭禮。景期與三位夫人二齊親臨。祭奠。祭畢回來。恰好有報來說。僕固懷恩招降了賊將薛嵩。田承嗣等。河北山東悉平。景期遂領了家眷。班師回京。先朝拜了天子。就去拜謝郭子儀。是日聖旨。拜鍾景期為紫薇省大學士。平章軍國大事。

景期謝恩出來。選了祭祀吉期。同三位夫人到父母墳上。祭掃拜謁。朝廷又將魏國夫人的空宅。賜與鍾景期為第。那葛太古也回京復命。與葛明霞相會。悲喜交集。景期就將宅子。打通了葛家園。日遂與三位夫人在內。作樂。他三個各有所長。葛明霞賢淑。雷天然英武。衛碧秋巧慧。與景期唱隨和好。妻妾之間相親相愛。後來葛夫人連生二子。雷衛二夫人各生一子。到長大時節。景期將明霞生的長子。立為應襲。取名鍾紹烈。恩蔭為左贊善。將次子。姓了葛。承接葛太古的宗祀。取名葛鍾英。因葛太古勲勞。蔭為五經博士。將天然生的一子。姓了雷。承續雷海清。雷萬春的宗脈。取名雷鍾武。以海清萬春功蹟。恩蔭為金吾將軍。將碧秋生的一子。姓了衛。承頂衛氏宗祧。取名衛鍾美。後中探花。景期在朝做了二十年宰相。當日

三位夫人在錦香亭上檢書。檢出魏國夫人遺贈的詩箋看了。忽然猛省道。宦海風波。豈宜貪戀。下官意欲告休。林下三位夫人。意下如何。明霞碧秋。齊道。曾記慈航靜室中。連摩點化之言。說得意濃時。急須回首。相公之言甚合此意。天然也道。急流勇退。正是英雄手段。相公所見。極是。景期遂上表辭官。天子准奏。命長子鍾紹烈襲封了平比公。葛太古已先告老在家。與景期終日賦詩飲酒。景期與三位夫人歡和偕老。潛心修養。高壽而終。後來子孫蕃衍。官爵連綿。豈非忠義之報。有詩為証。

乾坤正氣賦流形。

往事從頭說與君。

昧理權奸徒作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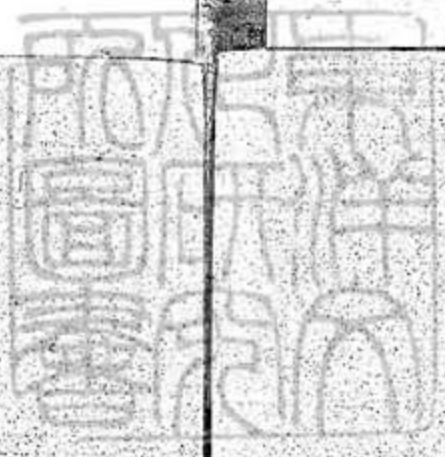
全忠豪傑自留名。

拈毫寫出鴛鴦譜。

潑墨書成鸞鳳文。



聚別悲歡轉眼處。  
皇天到底不虧人。



五  
洋  
天  
圖  
書